

论现代汉语反问句的语用价值

殷树林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关于反问句的语用价值, 传统的说法是“强调”。‘强调’说有很大的缺陷。一个对‘强调’说明明显不利的证据是反问句后接同义直陈句。近些年来陆续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提出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有两条: 诱导说服和提醒, 且这两条是互补的。表示诱导说服的反问句的情况比较复杂, 根据内容和目标的两两组合, 共有四种情况。文章还对已有的非‘强调’说作了分析。

关键词: 反问句; 语用价值; 强调; 诱导说服; 提醒

作者简介: 殷树林(1978-), 男, 安徽来安人,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师, 从事汉语语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504(2008)01-0120-06 **收稿日期:** 2007-05-15

一、引言

就我们所查阅的资料看, 首先明确指出反问句语用价值的是王力。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说: “凡无疑而问, 为的是加重语意, 或表示责难, 叫做反诘语气。”^[1](P169)]此后, 类似看法在汉语学界一直广为流传。初中《汉语》关于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是这样说的: “也有的时候, 用的是疑问句, 可是并不期待听的人回答……这类的疑问句目的在于强调。强调的意味常常由于句子里用了‘难道’这类的词更加显著。”^[2](P56)]丁声树等说: “同样的意思, 用反问句来说比平常的肯定句否定句更有力量。”^[3](P206)]刘月华等说: “反问句的作用是一个明显的道理或事实用反问的语气来加以肯定或否定, 以达到加强语势的目的。反问句的特点是: 以否定形式出现的句子用来加强肯定的表述, 以肯定形式出现的句子用来加强否定的表述。”^[4](P794)]杨鸿儒说: “为要强调自己的观点或结论的正确性, 有时用疑问的形式表示确定的意思, 以加重语言的一种修辞方式叫作‘反

问’。”“反问的主要作用是加强语气。”^[5](P315)]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很多, 我们这里只是举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上述这些说法我们统称为‘强调’说。近些年来, 常玉钟、邵敬敏、郭继懋、刘松江、冯江鸿等陆续对这种传统的‘强调’说提出质疑, 或提出不同说法。郭继懋指出传统的‘强调’说有三个缺陷:

1. ‘表示强调’这一说法很笼统。
2.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强调’是“特别着重或着重指出”的意思。但当我们真的要着重指出某种意思时, 却不能自由地使用反问句。
3. “加强语势”的说法也不够清楚明白……所以, 如果不是反问句违反了适量准则, 那么就是“加强语势”这一说法还不够完善。^[6](P111-112)]

这些分析都是很中肯的。

我们也不认同‘强调’说。一个对‘强调’说明明显不利的证据是反问句可以后接同义的直陈句。如:

(1) ……而且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和选举权, 降低了吗? 没

有。(《紫禁城论剑》)

(2) 戈玲:“你扯哪儿去了? 别打岔, 这儿说正事呢。不过倒是, 搁我也经不住几句软话更别说吃请了。”(《编辑部的故事》)

一般认为, 例 1 中的“没有”、例 2 中的“别打岔”是对它们前面反问句意思的加强。如果把反问看做一种强调的方式, 那么上述情况就不好理解了。其实, 我们认为说话人这里使用反问句主要是为了利用反问句的诱导说服功能, 在诱导之后再明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要求, 就使观点、要求得到了加强。

“强调”说存在不少的问题, 那么已有的非“强调”说能否准确揭示反问句的语用价值呢? 这就是我们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非“强调”说分析

常玉钟首先对“强调说”这种广泛流传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它只能使我们确定句子强调肯定或否定什么, 却没能使我们了解、把握说话人通过肯定或否定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 即说话人的言外之意。”^{[7](P12)}也就是说, 反问句的语用价值不仅在于加强语势, 还在于它有隐含的意义。常玉钟对“这么多碎毛没去掉! 你没长眼睛呀!”作了这样的分析:“这里的‘没长眼睛呀’, 其表达的肯定语义是‘你长眼睛了’, 而通过对说话人上下语句进行分析, 可知其表达目的是指责对方没看到东西, 没做好应该做好的事情。”^{[7](P12-13)}

常玉钟的看法得到了郭继懋的系统发挥。郭继懋指出使用反问句需要有一定的语义语用条件。这些条件是:

条件 1: 发生了一个行为——X。而且有人认为 X 对, 说话人认为 X 不对。

条件 2: 存在一个预设(presupposition)——Y, 即说话人说话时认为明显为真的一个命题; 由于是明显为真的, 所以他设想听话人也认为是真。

条件 3: 说话人认为行为 X 与 Y 明显地——由于是明显地, 所以他设想听话人肯定知道 X 与 Y——具有如下逻辑关系:

a 如果 Y 真, 那么 X 不合乎情理, 是错误的。

b X 只在 Y 的否定命题为真时才合乎情理, 才对。

a 和 b 也具有预设的性质。

这三个条件在形成反问句时大致是这样起

作用的: 有条件 1, 即当发生 X, 且有人认为 X 对而说话人认为 X 不对时, 如果说话人想表示 X 不对, 就可以使用反问句。据条件 3b 要说明 X 不对, 需先说明 Y 的否定命题不真; 有条件 2, 说话人如果问 Y 的否定命题真否, 就可以间接说明(或者说“激活”)Y 的否定命题不真——Y 真, 据条件 3a, Y 真可间接表示“X 不合乎情理”这一意义。

郭继懋指出反问句的意义, 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的就是 Y 真这一义, 这是反问句的字面意义; 隐性的是“X 不合乎情理, 是错误的”, 这是会话含义。表示显性意义主要是为了表示隐性意义, 表示隐性意义是使用反问句的隐含的最终目的^{[6](P112)}。这种把言语行为分解并作步步推导的做法带有明显的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烙印。

郭继懋的主张对分析下面这类反问句很适用:

(3) 曾思懿(低声、紧张地): 别出去, 你要找死啊?(《北京人》)

(4) 大妈: 二春, 你疯啦? 女人家上工厂!(《必须沟》)

我们以例 3 为例来说明:

条件 1: 行为 X——曾霆走到门口要开门出去。(曾霆认为这么做没什么, 曾思懿认为不能那么做)

条件 2: 预设 Y——曾霆不想找死。

条件 3a 如果曾霆不想找死, 那么他要开门出去就是不对的。

条件 3b: 曾霆要开门出去只有在他想找死时才是对的。

由条件 1 和条件 3b, 妈妈可推断出儿子想找死, 于是问:“你要找死啊?”从而形成一个反问句。由于有条件 2 和条件 3a, 这个反问句的显性义是“你不想找死”; 隐性义是“你要开门出去”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可是, 这种操作在分析下面的反问句时就遇到了困难:

(5) “好了, 小赵, 拿笔写下来!”

“还用写下来, 这点屁事? 难道我的话不像话是怎着?”(《离婚》)

(6) “坐吧,”李东宝请他坐下, “让我想想, 您家里一定是坏了什么东西, 商品质量有问题?”

中年人坐下说: “不错, 您说气人不气人? 花

不少钱买一堆破烂儿。这种坑害消费者的行为该不该批评？”(《编辑部的故事》)

根据郭继懋的看法，“不用写下来，这点屁事”是预设，而根据上文老李的要求看，老李显然是不同小赵的这个看法的，因此“不用写下来，这点屁事”的预设身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认为X的实施者是厂商的话，那么例6中两个反问句的预设同样存在问题。而且，如果像郭继懋总结的那样，反问句隐含的意思是厂商的行为是不合情理的，那么句中为什么出现“您说”呢？也就是说中年人为什么要李东宝表态呢？这很不好解释。

以上两个反问句都不存在交际双方共知的预设。没有了预设，也就无所谓条件3a和条件3b了。由此可见，郭继懋的分析只适用于一部分的反问句。这部分反问句我们称为“明知故问”类反问句。它们的特点是：它们的意思对交际双方而言是共知的，是一种预设。许多反问句的意思只是说话人所主张的，听话人未必知道或认同。

除了片面以外，这种分析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从郭继懋对3个条件的分析看，预设Y与反问句表示的意思是重合的，是一回事。他本人也总结说：“反问句的意义……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显性的，即Y真这一义，这是反问句的字面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说：“反问句字面意义之所以有非常肯定的判断这一特点，是因为字面意义与预设Y有密切关系，是预设Y的一个反映。”还讨论了预设Y，字面意义和条件3a、3b关系的主观性。给人的印象是：预设Y与字面意义似乎又不是同一个东西。更大的问题是条件3a——如果Y真，那么X不合乎情理，是错的。郭继懋本人认为它也具有预设的性质。如果这种分析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前面的例3、例4就应该可以直接换用下面的句子：

(7)* 曾思懿（低声、紧张地）：别出去，你不想死。

(8)* 大妈：二春，你没疯，女人家上工厂！

实际上，例7、例8很难接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听话人难于在反问句的意思和自己的行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关联。比如例7，听话人难于在“开门出去”这个行为与“你不想死”之间建立起说话人所期望的有效关联。这说明条件3a决不是预设。那为什么同样的意思用反问句来表达，听话人一般就能如说话人期待的

那样在反问句与听话人行为之间建立起有效关联呢？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回答了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或者说语用特点。由此可见，郭继懋的分析并没有真正揭示出反问句的语用价值。

邵敬敏提出反问句在不同的交际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往往显示不同的语用意义，大体上有以下六种：

1. 困惑义：即对已发生的事情、行为，感到很不理解，实际上认为不应该或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行为，但这种不理解的程度相对地讲，并不十分厉害，更主要的是表示一种困惑不解。

2. 申辩义：交际对方提出某种疑问，对这一疑问，说话者一方感到不以为然，认为不成问题或者根本不应该问，所以采用反问予以针对性回答，这种以问代答的方式，具有明显的申辩意味，自然，这里也有反驳的含义，但比较缓和。

3. 责怪义：对方的动作行为，或者客观发生的某些事情引起说话人强烈不满，采用反问句来表示批评与责备的态度。

4. 反驳义：交际对方发表了某种看法，说话人对此极不满意，针锋相对地发表截然相对的意见进行驳斥，语气相对比较激烈。

5. 催促义：对方本应采取某种行为却没有做，致使说话人不满意，用反问句来催促对方赶快采取行动，所以客观上也是传达一种祈使义。

6. 提醒义：对方本应该记得、知道、了解某种道理或某种事情，却没有及时想起来，致使说话人不满意，用反问句予以提醒，让对方注意。[8](P164-167)

我们认为反问句是无疑而问，不可能表示困惑义。就作者举的例证看，我们觉得有的似不是反问句，有的虽是反问句，但并不表示困惑。比如下面是作者举的表示困惑义的例证：

(9) 奇怪，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鸡叫？（《日出》）

(10) 什么都改良，为什么我不跟着改良呢？（《茶馆》）

例9似不是反问句，例10说话人并没有困惑。

责怪义和反驳义我们认为体现不出反问句的语用价值，因为我们把反问句换成直陈式后，句子依然有责怪义或反驳义。换句话说，责怪或反驳与反问无关。比如下面的例证：

(11) 可谁叫你跳了行，改唱戏了呢？（《须沟》）

作者认为例11有责怪义，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反问句换成相应陈述句后，责怪义依然存在

着。试看:

(12) 可没人叫你跳了行, 改唱戏!

反问句做答句情况比较特殊, 这里暂不讨论。而至于催促义,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反问句表示指令而带来的, 如果我们换用祈使句, 催促义依然存在。

最后一点, 反问句表示提醒义, 我们是赞成的。表示提醒确实是反问句的语用价值, 因为如果把表示提醒的反问句改成相应的直陈式, 提醒的作用便随之消失, 试比较下面两例:

(13) 周蓁漪: 哦, 你每天晚上回家睡! 老爷回来, 家里没有人会伺候他, 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

鲁四凤: 太太, 不是您吩咐过, 叫我回去睡么? (《雷雨》)

(14) 周蓁漪: 哦, 你每天晚上回家睡! 老爷回来, 家里没有人会伺候他, 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

鲁四凤: 太太, 您吩咐过, 叫我回去睡。

刘松江同意反问句是强调句型, 但它有别于其他强调句型。“我认为反问句是具有相当浓厚的感情色彩的。说话人使用反问句实质是对自己感情的宣泄……总之, 凡属人所具有的各种情绪都可在反问句中得到反映。说话人在这里流露的情绪才是他所要表明的深层的含义, 也是听者要搞清楚的言外之意。”作者举了一些反问句来说明^{[9](P46-49)}。

我们认为, 反问句有的(并不是全部)确实带有说话人的情绪, 但这些情绪与反问无关, 或至少可以说关系不大, 而是具体语境中反问句的意思所产生的。比如下面刘松江所举的例子:

(15) “谁还能把你当哑巴了不成?” (不耐烦)

(16) “钱不钱, 没有你爸爸成吗?” (骄傲)

冯江鸿把反问句的多功能性作为反问句的 4 个重要特征之一。反问句的功能包括: 陈述、断言、否认、抱怨、抗议、责备、指责、批评、斥责、嘲弄、辩解以及请求、命令、催促、威胁、警告等。^{[10](P56-61)}

和上面的分析一样, 我们认为这些功能与反问无关。下面是冯江鸿的例证:

(17) 丁洁一下车, 便气呼呼地照直向方雨样走来……他说: 你以为天天会有一辆大军区司令员的座车来让你拦截, 以满足你那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 (《饮雪无痕》) 指责

(18) (蒋兴丰和廖红宇发生口角) 蒋莉莉叫道: 喂喂喂, 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 现在跟台湾都讲统一战线哩, 你们两个共产党员斗什么斗?

(《饮雪无痕》) 请求

把这两个例子中的反问句换成直陈式, 原来指责、请求的功能不变。

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是相对于直陈式而言的, 反问句有而直陈式无的东西才能称为反问句的语用特点。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 可是我们看到恰恰在一点上有些学者并未给予注意。由此我们想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对疑问语气词问题的讨论。陆俭明指出, 要区别疑问是由语气词带来的还是由非语气词带来的, 不能把非语气词带来的疑问功能, 归结到语气词身上^{[11](P32)}。尽管陆俭明的结论不一定为大家都接受, 但该文在方法论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现在探讨反问句的语用价值同样需要注意类似的问题。

刘娅琼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提出反问句的意义, 整体上看有两部分: 理性义与附加义。“理性义”指的是反问句和与之相反的陈述句同义的问题。反问句和陈述句在不同的题旨情境下会有不同的选择, 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 而这差别就在附加义上^{[12](P74)}。刘娅琼认为反问句的附加义有以下三项:

1. 提醒义: 包括说话人提醒对方思考(反省)、回忆、注意, 也包括因之而产生的催促义。

2. 评价义: 由句子所体现出来的反映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评价和主观态度。包括说话人对有关人、物、事的情感态度和评价。

3. 强调义: 说话人使用反问句来加强语气, 从而使意见、态度的表达更加明确, 以收到强调的功效。^{[12](P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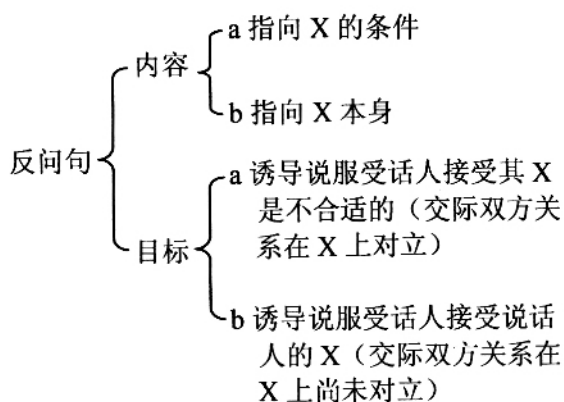
强调义是传统的观点。提醒义前面说了我们是赞同的。至于评价义, 我们认为陈述句同样也有, 且表示评价时陈述句比反问句更常用。

三、反问句的语用价值

从以上对非“强调”说的分析可以看出,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汉语反问句语用价值的探讨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不过, 郭继懋的看法值得重视。他对反问句语义语用条件的分析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解决了一些“强调”说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明显地比“强调”说进了一步。针对郭继懋的处理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我们认为反问句的语用价值可以概括为诱导说服和提醒。

首先看诱导说服。我们认为交际双方的关系对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有着根本的影响。如果交际

双方在看法、主张等上是对立的,那么说话人使用反问句的目标就是诱导说服听话人接受他自己的看法、主张、行为等是不合适的;如果交际双方在看法、主张等上尚未构成对立,那么说话人使用反问句的目标就是诱导说服听话人接受说话人的看法、主张、行为等。诱导说服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指向条件(看法、主张、行为等只有在该条件下才是合适的,而这个条件的否命题却是预设),二是指向看法、主张、行为本身。如果我们用X表示看法、主张、行为的话,诱导说服的内容和目标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如果把内容和目标组合起来的话,将会产生4种情况:1.内容a+目标a,2.内容a+目标b,3.内容b+目标a,4.内容b+目标b。下面依次各举1例:

(19)大家今天看到我拄着双拐走向了我们的舞台,这个双拐是我的一个工具,它也有优越性,但它能替代我今天站在这里辩论吗?(《紫禁城论剑》)

(20)曾瑞贞:你真的相信爹就不会回来么?

慷方:(微笑)天会塌么?(《北京人》)

(21)鲁四凤:他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呢!——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钱,您偷偷地花了,他知道了,就不会答应您!

鲁贵:那他敢怎么样(高声地)他妈嫁给我,我就是他爸爸。(《雷雨》)

(22)然而我不禁念起《雷雨》,这么一个微弱的生命,这几年所遭受种种的苛待,它为人无理地胡乱涂改着,监视着,最近某一些地方又忽然禁演起来……这样一个“无辜”的剧本为一群“无辜”的人们来演,都会惹起一些风波,我又怎肯多说些话让这些可怜的演员们受些无妄之灾呢?(《雷雨·序》)

当然,上述几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重合。比如下面两个例子:

(23)王淑芬:(过来)她能洗能作,又不多要钱,我留下她了!

王利发:你?

王淑芬:难道我不是内掌柜的?难道我跟李三爷就该累死?(《茶馆》)

(24)周萍: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样的家庭,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这样活活地闷死么?

周蘩漪:你既然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放在家里?(《雷雨》)

例23中王淑芬说出“难道我不是内掌柜的?难道我跟李三爷就该累死?”主要是表示王利发不同意她的做法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属于上面的情况1;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诱导说服王利发接受她的做法,这样又属于情况2。例24中“你既然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放在家里?”也可以看做是情况3和情况4的重合。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在交际双方的关系对立时,否定对方也就肯定了自己。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前面在分析郭继懋的观点时所指出的问题。我们认为例5、例6这两例中的预设分析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这两例诱导说服的内容是指向X本身的,而不是指向X的条件。例6中之所以出现“您说”是因为说话人的目标不是诱导说服听话人接受其X是不合适的,而是诱导说服听话人接受说话人的X。而例7、例8之所以在可接受性方面出现问题也很好解释:把反问句换成相应的直陈式也就丧失了反问句诱导说服的语用价值,增加了听话人在预设和X之间建立有效关联的难度,也就是说预设没能产生期待的语境效果^[13](第2章)。

接下来再看看提醒。前面提到,邵敬敏、刘娅琼等都认为反问句可以表示提醒。在他们提到的语用功能里,也只有这一个功能我们是认可的。说到“提醒”,自然不能忘了郭继懋。郭继懋首先指出有一种表提醒的“不是”^[14](P34-37)。如:

(25)你刚才不是说,曹先生嘱咐了你,教你看事不好就跑?(《骆驼祥子》)

这种“不是”中的“是”有时还可以隐去。如:

(26)鲁四凤:爸,你真是喝醉了么?刚才不给你放在桌子上么?(《雷雨》)

郭继懋认为这种“不是”是个反问语气副词,用“不是₂”标示之。可是,如果这种“不是₂”是一

个词的话,那么例 26 又该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不是₂”仍是一个短语,可以用“不是₂”替换的“不”是前者隐含“是”的结果。理由如下(关于“不是₂”类反问句我们将另文探讨):

1. 可以用“不是₂”进行替换的“不”只有阳平一种读法。

2. 可以用“不是₂”进行替换的“不”的某些用法是否定副词“不”所不具备的。(如例 26 中的

“不”否定有界的事件)

3. 可以用“不是₂”进行替换的“不”通常不与其后词语组成一个音步。

4. “不是”中的“是”从句法、语义、语用上说具备隐含的条件。

不管“不是₂”的性质是什么,它表示提醒则是确定的。这样看,现代汉语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有两条:诱导说服和提醒,二者是互补的。

参 考 文 献

- [1]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2] 张志公. 汉语[A]. 张志公汉语语法教学论著选[C].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
- [3] 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4] 刘月华, 潘文娒, 胡韦华.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 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 [5] 扬鸿儒. 当代中国修辞学[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 [6] 郭继懋. 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J]. 中国语文, 1997, (2).
- [7] 常玉钟. 试析反问句的语用含义[J]. 汉语学习, 1992, (5).
- [8] 邵敬敏.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9] 刘松江. 反问句的交际作用[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 (2).
- [10] 冯江鸿. 反问句的语用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J]. 中国语文, 1984, (5).
- [12] 刘娅琼. 试析反问句的附加义[J]. 修辞学习, 2004, (3).
- [13] D. SPERB,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2nd)[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14] 郭继懋. 表提醒的“不是”[J]. 中国语文, 1987, (2).

[责任编辑 杜桂萍]

On the Pragmatic Value of Rhetorical Question in Modern Chinese

YIN Shu-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s for the pragmatic value of rhetorical question in modern Chinese, traditional explanation is “emphasis”. This opinion has great shortcomings. One disproof is a rhetorical question followed by a direct statement.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ir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two pragmatic values of it: inducing persuasion and reminder and the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Rhetorical question aimed at persuasion is complicated which has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aim.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ory which is not centered on “emphasis”.

Key words: rhetorical question; pragmatic values; emphasis; inducing persuasion; reminder